

考辨隨筆

道光丁未年冬月刊

攷辨隨筆

萍鄉文晟題

攷辨隨筆卷一

龍州黃定宜半溪氏著

萍鄉文 晟叔來訂刊

文信國公集攷辨二則

黃冠歸故鄉之對前人曾辯其非信公語以爲宋史之謬信公年譜及龔開劉岳申所作文丞相傳俱無此語觀鄧中甫傳欲奏請以公爲黃冠師乃謝昌元王積翁等十人之謀耳胡廣傳亦因中甫舊文謂王積翁諸人以公繫獄謀奏請於世祖釋爲黃冠師龔得自便畱夢炎阻之遂不果奏後世祖欲付公大任

積翁以書諭意公復書鮑叔管仲云云積翁知不可
屈猶奏請釋公而禮之夫曰釋而禮之則又非黃冠
帥矣宋史乃以積翁初謀與公復書合爲一說而有
倘緣寬假云云此豈信公所肯出者羅念菴重修祠
堂記誤信宋史黃冠歸故鄉之語遂謂信國以箕子
之事自重國不挾而重身以重人之國不屑取必於
一死此尤不可爲訓矣

又

廣西通志元集賢院學士文陞墓在鬱林州城西十
里輿西文載文陞宋丞相天祥弟璧之子也天祥死

難以陞爲嗣後仕元海北廉訪使卒葬鬱林之八疊岡子孫遂家焉子富字益謙至順閒以薦舉官興文署丞按陞於成宗大德中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輒辭歷成宗武宗世至仁宗卽位始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祀南海道卒葬於鬱林未嘗一日食元祿也文載謂仕海北廉訪使蓋道授此官而學士已先卒故傳不著廣西通志職官表亦無文陞名陶宗儀輟耕錄載至元閒宋文丞相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而卒人皆作詩以悼之閩人翁某一聯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

獨爲絕唱云云此則傳聞之謬也前人亦嘗辯之

元劉岳申謨壁公墓誌引丞相寄弟詩云親喪君
自盡猶子是吾兒又曰三人生死各有意至爲文
祭太師之墓則云有姪曰陞我身是嗣公死命其
子後丞相當丞相死生之際所以爲人弟者備極
人所難爲而曲盡其至余惟公之孝弟與天祥忠
并傳世從兄盡力兵間易世盡心遺民退歸盡情
倫紀皆可書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後有君子之論
而將曰宋有三仁是宜銘又元推官周志仁所書
丞相季弟璋公壙志有云公生八歲而孤丞相教

育之如子仕至朝奉郎帶行大理寺丞知寧武州
至元庚辰丞相從囚中書來永訣勉公以不仕公
崇篤孝弟服膺訓飭杜門却掃四十年如一日或
以爲從忠孝之後竊比於殷三仁焉管寧陶潛蓋
其次也頃者黃君半溪於信國公親屬多所攷證
晟因節錄此二則以轉質之按信國公哭母大祥詩有云二郎已作門
戶謀江南葬母麥滿舟蓋以存祀葬親屬其弟天
璧公也再攷元知制誥明善所撰陞公墓誌無
仕爲海北廉使卒葬鬱林之語又極稱其得母歸
養志不欲仕迨母卒既葬復被徵求授集賢直學
士辭歸得代祀南海皇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至顛以疾卒與半溪所攷永食元祿之說相同

駁袁簡齋論語解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始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諸人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諸人是論語一書至漢興而說者之經師有齊魯之分非春秋時記者之弟子有齊魯之目也袁簡齋謂齊人最尊管仲以管仲爲仁者乃齊之弟子所記爲齊論魯人素薄管仲謂管仲爲器小者乃魯之弟子所記爲魯論均有僞託不足爲信

按孔子弟子不獨齊人魯人宋衛陳蔡秦晉吳楚皆有之鄭康成謂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論語如簡齊所解則子游所撰爲吳論矣子夏所撰爲衛論矣詩有齊詩魯詩韓詩三家如簡齊所解則詩三百篇爲齊人所作耶抑爲魯人韓人所作耶簡齊答李穆堂問三禮書曰三代遠矣今之微文大義不絕如綫者賴有孔子孔子之言又襍矣今之可信者賴有論語引孔子爲斷而三代之禮定引論語爲斷而孔子之言定茲又斥論語有僞託不足信何也蓋其意主攻奪朱註姑妄言之不自覺其言之杜撰而可笑也按

史記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去魯適衛主顏
濁鄒家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適陳過匡匡
人止孔子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夫人南子願見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
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
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居月
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使孔子爲次乘於是醜之去
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哀公立孔子去曹適宋又左
傳哀公二年夏衛靈公卒夫人命公子郢爲太子郢
辭乃立輒自是南子不復見於傳是年孔子在陳哀

公十年孔子自陳反乎衛輒立九年矣

從史記年表

子路

有衛君待子爲政之問夫子有必也正名之答並無子見南子之事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子路亦仕魯至哀公十四年有小邾射使季路要我之事袁簡齋謂子見南子必有與南子問答之語倘告以正名之迂說召蒯瞶黜出公孔文子且有且久之禍子路仕於孔文子者也故不悅果如簡齋所解不惟此時子路未仕於孔氏而孔子於南子一見再見且與之間答及國家事矣真無稽之談也

書請業錄後

孟武伯問孝章馬融注云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邢昺疏曰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疾病之外不得妄爲非法貽憂於父母也朱子集註亦用古注疏而略轉其詞覺語意更爲周到人子能不以疾病使父母憂則必不以妄爲貽父母憂矣卽孟子守身爲大不失身而能事其親之說擴而充之又卽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學孝莫大於是矣張惕菴曰不曰守身爲孝反從對面說上統綽子弟不知愛身入理語不入聽或者愛親有

一隙之明因所明通之納約自牖之義也近人袁簡齋謂此其字指父母而言人能常以父母之疾爲憂則無疾時之保護有疾時之侍奉不言孝而孝可知此卽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之旨自詡爲古注所未有愚按武伯之父懿子少與敬叔事孔子學禮以定其位爲魯世祿之家所謂取精多而用物宏者武伯於其父母侍奉保護力所優爲懿子生於魯昭公十二年二十四年嗣位爲大夫厯定公哀公世屢與會盟征伐哀公十四年秋八月卒年五十武伯問孝若在此是年以前則懿子年僅四十餘其母之年雖不可知

要之不爲壽考亦不爲衰老簡齋必援一喜一懼之言以力翻朱註殊屬無謂萍鄉文融谷先生請業錄駁之曰集註凡所以守其身者不容不謹凡字所包甚廣方可謂孝而子當憂父母之疾更不必言若徒知保護侍奉其言孝甚淺一喜一懼論其年之一節孝字中亦不徒喜懼其年喜懼二字與唯其憂三字意亦不合論甚明快足破袁氏好異之說矣

袁簡齋謂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註閭閻和悅也足矣加而諍二字則與上大夫言而盡善又何諍之有閭子侍側亦閭閻如也何以不加而諍二字愚按

論語正義鄉黨篇孔注云侃侃和樂之貌聞聞中正之貌先進篇鄭注云行行剛強之貌朱子鄉黨篇集注曰侃侃剛直也聞聞和悅而諍也與孔注異蓋用許氏說文解字川部曰侃剛直也从侃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段懋堂曰論語作子貢蓋許言部曰聞和說而諍也从言門聲先進篇集註則用鄭注曰行行剛強之貌聞侃音義見前篇蓋亦用許氏義矣隨園老人非不讀說文者乃謂而諍二字爲朱子所加又謂閔子侍側亦聞聞何不加而諍二字似集註亦未寓目殊可笑也融谷先生駁之

曰和說字解問闔而諍字解與上大夫言朱註之精
審一語道盡矣